

劉復生牧師（下）

于力工

再回臨沂

臨沂的教會是長老會魯南大會的「首府」，劉牧師除了牧養臨沂的教會外，還要兼顧其他十個城市的長老會工作。這種「監督」的身份，對於魯南長老會可說是馬首是瞻，具足影響。劉牧師是一位着重禱告的人，神所用的人沒有不是禱告的人，如賈玉銘、宋尚節、慕勒（George Mueller）、達彼（John N. Dabbs）衛斯理約翰……都是在工作之外，而用時間等候在神面前的人。

這一次回來臨沂，劉牧師在屬靈的工作上有了新的轉變。除了講道之外，與病人禱告。經過他禱告的人（他不按手禱告）長大痲瘋的病人得痊癒，被鬼附的人得釋放，奇類雜症得醫治，魯南教會得到大復興，這時也正是山東

大復興的期間。

這一段牧會的期間，也正是日軍統治時代。日軍方命他去見管理民事的首長，要教會和西差會界線劃清。財產使用權也註明，凡是華人奉獻的都歸華人，而西方差會可轄有其名下財產。當初教會地皮是華人奉獻而購置的，華人基督徒奉獻和西差會合建的禮拜聚會的建築。西差會企圖一齊劃歸在西差會名下，劉牧師在日軍憲兵隊長向前據理爭辯，而不畏強權。在日軍統治時代平安過去（不久太平洋戰爭開始，西教士全部被關在集中營）。

抗戰勝利後，劉牧師往江浙一帶，曾被張周新先生邀請前往浙江杭州天風山主持靈修院。到了之後發覺有此教導他不能同意，最後決定離開天風山再回臨沂。

不同意的主要原因是張周新教導聖經的方

法是「車輪讀經法」，這一讀經法始於宋尚節。宋博士講解新舊約，認為新舊約共六十六卷，而以賽亞書是六十六章，就用以賽亞書第一章作根據和「原則」來講解創世紀，用第二章來講解出埃及記……這樣的解經是用寓意，靈意來解經。有些經文解釋很勉強，而且是「牽強附會」，一些跟隨宋博士的人士「變本加厲」，直到今日張周新所帶領過的人，仍本此法。

張周新在軍閥時代，曾任混成旅旅長，聽宋博士講道而悔改。前妻死後（遺下一子一女）再續弦，是一醫生，開院執業，對於前妻之子女也沒有關注，特別是男孩張錫燠，失去母愛，而父親是軍人出身，兒子「反叛」，有偷東西的病，客人來訪，把客人大衣偷走，去當舖當了，把當舖燒掉，當來的錢作零用來花。父親無奈何把他送到不同的教會學校，期望能有改變。有一段時間被送到江蘇六合益智中學來，正和我同班，我們一起成為好友。張弟兄這樣的人，人不能，父母也不能改變他，神都改變了他。他就是「向前走啊努力向前走啊」的作者。

而劉牧師對子女的管教很注意，很有原則。

「他天天禱告上帝」

他再回到了臨沂，不久三反五反之後文化大革命，他被判了四年勞改。當時他已長鬚飄飄，被判為反革命，不許講道，不許探訪弟兄姊妹，被帶着遊行全城時，頸上掛了一個牌

子，上面寫着「我是一個天天禱告上帝的人」。這一「罪名」使他歡喜正極，這個「罪名」一方面是榮譽，也是對他自己的寫真和鼓勵，因為他是一個禱告的人。

他被判之後，教會反而更加復興，由於當時八路軍與國民黨軍隊在臨沂作攻守戰時，禮拜堂在南關，（在內城之外，外城之內有鐘亭）結果禮拜堂完全被毀，不能再使用。

這間禮拜堂被毀後，弟兄姊妹未停止聚會，人數加多，聖靈自己在作工，當大陸三自教會自印聖經，命人登記來購買聖經，登記的人數竟有十萬人之多，而不少的人深懼留名而不利，故未出面來登記，可見劉牧師在魯南（十縣）所作的工，其功效並非數字所能記錄。

幾件可記的事

劉牧師享年八十二歲，一生為主工作，三離臨沂，又三次返回臨沂，也有他的「骨氣」特定的原則，茲提數事如下：

一、他從不接受餽贈：除了領薪水之外，無論到何處，講道之後從不接受車馬費，一次他到了濟南中華基督教會講道，講完之後，教會把那一次聚會的奉獻包好交給他，他婉言謝絕，他們再三勸他收下，他接過來全部投入奉獻箱。一次一位姊妹送他一元（銀元）作為禮物，無論怎樣的解說他都不接受。他在天津聖經學院任教時，當時在天津有不少的有財有勢的信徒，祇要他肯低頭接受就能過比較富裕的

生活。其他同工，院長並不知道，他領的薪水入不敷出，當年在山東滕縣華北神學讀書，後來在宏道學院（中學）教書時，祇拿薪水，生活非常清苦，師母刺綉，長子參加織花邊賺一點錢來幫補家用。

二、自食其力，織搭帳蓬

在天津聖經學院任教期間，西差會給的薪水不夠家用，他就買了幾隻羊。經過繁殖有四十多隻，他每天擠奶，裝瓶。送奶、洗瓶……就是兒女的工作，大兒子騎腳踏車送羊奶，大女兒劉樂園洗奶瓶……就是這樣才能糊口。

三、為甚麼要作和尚

前文述及劉牧師小時跟祖父生活，祖父為了有人服侍他，給他定了一門親事，十四歲便結婚，根本談不上愛情。當時他的三哥為人不好，鄰里多有責言。祖父對他無可奈何，屢勸不聽，一日對他說：「你死了還好！」他真的出去上吊自盡：那時劉復生一時生活失去重心，這才出家作和尚，到了廟中聽聽講經，又感到莫名其妙，而且煩上加煩，這才又還俗的。這時適與集上傳道人講福音，才決心信主，不回到祖父身邊，到沂水教會看大門，作園丁剷草挑水……等工作，這才發奮讀書的。

四、生命中的「偶像」

劉牧師一連生了三子，就想有一個女兒，他知道賈玉銘牧師連有三子後，曾向神求得一女。等了幾年，還未得到，賈牧便禱告求主賜給一女，就是生下來死了，也甘心，至少說，我曾經有過女兒。那知真的他

得一女，生下來就死了。所以劉牧師不敢作如是祈求，後果然生女，起名叫「樂園」（後又連生兩女，二女是豐園，三女是新園，二人均健在服事主，本文的一些材料取自與他們談話而得）。樂園聰慧秀美，劉牧師加倍痛愛，超過諸兄妹，事事遷就她，寵她。在抗戰期間她在西北大學求學，為人靈巧，靈命甚好，甚多男孩子追求他。一位男同學（在基督徒團契中領帶後成名牧）曾用紫色筆寫稱讚她的詩，編成一本詩集，此事為一耿姓同學所破壞，男同學中有徐爾健深盼她能參加「聚會所」，未果。復員後，進齊魯醫學院，由於家貧，冬日僅綿衣一襲，薄被一條，濟南冬日甚寒，得肺炎而轉腦炎，不幸奪去性命。死後醫學院為她追悼，而停課三日。她是在醫院中死亡的，不能從正門抬出。後校方搭一天橋而將棺木抬出醫院，這是她的優越超出，而得人所愛。這樣湫然離世，劉牧師時為此女流淚。後有主的話臨到，叫他愛主比愛女更深，這才明白他過去愛女成為她的「偶像」，主拆除了他的偶像。這是難有的經歷。

晚年住在幼女家中，幼女的家一時為屬靈書籍的轉運站，享年八十二歲，三子均服事主，帶領教會。劉牧師一生服侍，由貧寒之家出身而後在幾間神學院教導。自己奮發，又肯擺上，而為主所用，他一生很着重禱告，正如在公審拖着遊街，頸上掛着「他是天天禱告上帝的人」的牌子，這是他的罪狀，但願人人都有的「罪狀」。